

让西部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 于丹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摄影/杜雨林



于丹
YU DAN

1965年生于北京。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影视传媒学博士,著名文化学者、著名电视策划人。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院长。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现代传播》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专业论文十余万字。

我身在此地,感慨万千。每一次到甘肃,我都满怀敬意,在这里首先我不是来讲什么样的文化道理,而是向这块热土深深致敬。在这块地方的中国文明有我们致敬的理由。

看到“富民兴陇”这四个字,我就想到,这陇原大地就是当年的丝绸之路必经之处。这条路,从西安、洛阳开始,穿过河西走廊,到达新疆,沿着绿洲一直向西。在班超的时候,这条路终于第一次抵达欧洲。

在甘肃,我们追溯文明的辉煌。有多少人的梦想,跟今天的中国梦一脉相承。如果说中国梦的核心,我的理解是,每一个百姓的“家国梦”汇聚在一起就是“国家梦”。那么,我们还有多少雄心壮志能像当年的那些人?公元73年,能够重新接续这条丝绸之路的班超,在当年是什么样的家室,什么样的梦想?作为班彪之子,他和哥哥班固、妹妹班昭,都是名垂青史的人物。这样一个史官世家出生的子弟,要投笔从戎,从他进入西域,出使都善、于阗,一路走过去,在他手里收复了西域五十多个国家归汉。其实,一个人到底能为国家做什么事?这就是一个人为这个时代承担起来的使命。我们今天仍然叫作汉民族,我们使用的是汉语,书写的是汉字,但是,大汉雄风,今天还能触摸到吗?大汉,它是家国一体的梦想,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不能辜负那个时代。

玉门关这个名字,如果我没错的话,是从汉武帝开始的。那个时代的一个个关口,从地理环境上讲,比现在不会好只会差,有“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萧瑟。但是这里的物资出入,得益于一块璀璨的丝绸之路。那个时期的甘肃,无论从文化上,还是军事上,是何等重要。

今天,我们打造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我觉得这个战略定位,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去,我见过很多地方建设华夏文明示范区,但是咱们叫传承创新区。有传承,有创新,它意味着我们仅仅复制一些化石和保留一些文明遗址、遗迹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民族真正的灵魂,是要靠创新燃起一种蓬勃的激情和自信。我一直在想,像班超那样一个文人,心中仗的是什么?那是一种笃定不移的信念。所以在今天,怎样去完成一种创新,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认识脚下这片热土。

我每一次到敦煌,都会感慨万千,流连忘返。从20多岁到40多岁,我一次次到这个地方。20多岁看见的是生命的震撼,我可以涕泗横流,膜拜在这里。40多岁时,在这里看见的是慈悲。我已经不敢大呼小叫,只是静静地倾听千年之声。想一想,敦煌,何其大也,何其盛也!历经十个朝代,留下的这492个洞窟,45000多平方米的壁画,2000多身彩塑,我们曾经用心去一一地摸索。每一次进敦煌,都觉得似乎来过,又从未抵达。2013年8月,我又去了敦煌,后来写了一篇小文章,我说人世有很多美好的相逢,大家总是感慨相逢恨晚,但其实也有一些相逢是相逢恨早。我曾经在20多岁就到过了敦煌,但是,当一个人年龄渐长的时候,却发现生命还没有准备好与它相遇。所以,不可能真正懂得它。那里的慈悲,深度融合的信仰,我们静下心来看过吗?

大家都会记得涅槃佛的那个洞窟里的壁画,我们都记住了涅槃佛,那种法相,那种庄严,但是仔细看过涅槃经的故事吗?自印度开始,涅槃经的故事里,只有在这里多了一段,就是佛祖涅槃升天之后,他的母亲赶来了,哭着,觉得儿子为何就这么走了。于是,佛祖复苏,醒来为母亲讲经。安顿了母亲之后,再度涅槃。两次涅槃的故事,其实融合的是中国人的孝道。

本来印度佛经中没有的故事,却在我们的壁画上活着,传下来了。

什么是中国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不是照搬,也不是固守着原来的东西。中国文化真正的生命,就是创新。为什么华夏文明在今天传承之后还要创新呢?最大的生命力在于它的融合,在于不同文明在这里焕然一新,生机勃勃。所以我在涅槃佛的故事面前,唏嘘不已。什么叫“孝”?这个字上面是“老”字头,下面是“子”,从文字的演化,从甲骨文开始,孝就是孩子的背上驮着老人,“子承老也为孝”。所以,孩子一定是在下的,老人一定是在上的,孩子要侍奉老人。而侍奉就够了吗?孔子的学生,当年就问过他什么是孝,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如果老人活得没有尊严,没有敬意,你能叫“孝”吗?孝敬,是内在有敬意,外在有孝心。我们的孝心能到什么份上,能让涅槃的佛祖醒来把母亲安顿后才升天?这是什么,这是中国文化的创新。所以我现在进敦煌的洞窟,总是希望在里面待的时间长点再长点。那里不许照相,我只能用眼睛和心记下来越来越多的故事。

我过去没有在壁画中发现那么多人惟妙惟肖的神态,比如说维摩诘辩经,这样一位辩才无碍的人物,辩得佛祖前弟子们不敢来接招。最后,只有大智文殊菩萨来了,大智文殊在他面前稳稳地举起两根手指。我们看一看现在的各个题材,各个不同洞窟里的辩经故事,能看到的维摩诘,倾着上身,看似言辞咄咄。但看一尊文殊菩萨,端坐狮子座上,一言不发,不二法门。你会发现,佛陀的真正智慧是跟中国文明中的很多道德融合为一的。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但“刚毅木讷,近仁”,一个人不一定要辩才无二,一个人也不一定非要急于证明和言说。有的时候,你的端庄仪态,透露出来的就是最大的智慧。所以有人曾经跟我讨论过,说你那么喜欢敦煌,最爱讲里面的佛家故事,可他们都是教人消极的东西,对现在来说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守着敦煌,真的应该想想,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就说我们了解的四菩萨,在敦煌壁画的经变故事、彩塑中,为什么排在第一位的是大智文殊,第二位是大行普贤,第三位是大悲观音,第四位是大愿地藏王。仔细想想这个排序,像不像我们一生或者一年遇到的所有事?一个人面对一个变化的时代,社会结构在变,周边环境在变,自己心里的很多选择也在变。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这里为什么有“富民兴陇”的大讲堂,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人最需要的首先就是智慧,不明辨是非,就不可能有行动。看大智文殊为什么排第一,为什么受到恭敬,就是因为他的智慧,是给自己开清了是非之路。有了智慧,接下来就需要“知行合一”。所以,排第二位的是大行普贤,是需要行动度众生的,光有智没有行,只是一个空想家,当梦想成为理想的时候,才接上了地气。如果只停留在天边,那只是幻想。

当然,只要有行动就会有挫折。当千难万险、挫折、委屈、苦难、不公平全压在你身上,你还行动吗?四个菩萨中老百姓最认可的就是观音菩萨了。大悲恰恰是基于人生的悲怆,他的悲悯之心以包容开启我们向前走的力量。所以人的这种真正佛陀慈悲,是为了让我们往前,去走到第四个菩萨那儿,地藏王是大愿,在他那里去发宏愿,在世界上再给自己一个新起点。你需要新的智慧,让你看清新的道路,需要新的行为,建立新的功勋,在苦难面前需要更博大的慈悲,安顿自我,平衡世界,再去发下一个更伟大的宏愿。

我们怎样理解佛陀世界,也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沟通的主题,就是我们的创新。什么才是我们华夏文明真正的创新,我看到了创新区的十三板块,每个板块都有各式各样任务的分解。我们做了这么好的战略,板块落实到了单位,落实到了项目书,而我们每个人的头脑在板块中是什么位置?可以说,在这个使命面前,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其实都是创新的发动机。今天我很荣幸,面对的都是甘肃各级的“掌门”人,我们这么多领导,我们的头脑都变成创新发动机的时候,我们能做出多少业绩呀!大家可以想一想,当年,班超也是一个人,玄奘也是一个人,有多少历史的奇迹就在这一一个一个名字之上。中国人爱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所以,立志要高。眼界越大,起点越小;目标越远,动手越近。这个远近大小,形成的就叫格局。我们在今天总说,谁谁工作有局限性,思想有局限性。什么叫局限,局限就是自我的格局大小,为其所限。我不认为局限性是领导找麻烦,或者是同事跟你竞争,我认为局限就是自个儿的“局”太小了,自己困住自己。

如果说,我们今天真正站在创新的角度上,向这片文明致敬,那么我们有理由重新去绵延当年文明从这里发韧的时候它的那些灵魂和精神。当文明发韧的时候,我们的西部,就在我们周边,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态度。可以说,当“两河”流域文明最早成长起来的时候,它是一种典雅的文明,但缺少一种彪悍之风。但是我们这里的文明从最早成长起来到如今,是一个英雄气概一直没有断层的地方。今天的中国人,提起东部,想起的是发达的经济,提起西部,或许在经济上乏善可陈,已经不复丝绸之路当年的辉煌,但是,谁都不能否认,西部仍然是中国人,特别是英雄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永远的精神家园!

提起东部,你也知道的是小桥流水,杏花烟雨;提起西部,你想起的是大漠孤烟,想起的是那些戍边英雄们留下的夙愿。有多少人像陆游那样临终时候感叹:“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他一生想的都是那些“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他的匣中宝剑,空空有声,他最后只能留给孩子一句话“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什么,这是不老不死的英雄魂魄。

西部的风物,没有小桥流水的优美,但是这里有过多多少少奇观!我们想一想岑参写的送武判官的诗,想一想那种“胡天八月即飞雪”,那种“北风卷地白草折”,想一想“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大如斗的石头乱走,除了在西部,还能在哪里见到这样的奇观。那种“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想一想压在人心上的家国责任,想一想这个冰天雪地里冻不住的英雄魂魄,这个地方连红旗都可以冻住,“风掣红旗冻不翻”。其实这一切一切,我们今天心里还去追慕吗?

中国的文人,都有很多梦想,其中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就是“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人一直希望用手中的宝剑去干什么,“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是李白的诗。李白从十几岁就说“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都没有讲他是书剑飘零,他甚至书都不带,但他是“仗剑去国”。大家看中国人说“剑啸长空”,说“琴心剑胆”,他们的宝剑一直都是我们精神上闪着凛凛寒光的一个装饰。中国人这种彪悍的英雄之气,是从西部来的。多少文人说出了李贺那样的话:“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原来没有几个人是愿意做书生的。像班超那样的人,转身就成为武将。我有时候读到这些人,总是觉得从西部带出了一种摧枯拉朽的气势。这就是我说西部的边塞诗一直都是中国一个不老的大诗派。

边塞诗里,人打仗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真英雄可以“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他走出去,就没有想着再生还。因为他们还有比生命更尊贵的东西,那就是名誉、尊严,和他们的家国梦。所以我一直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部也许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作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能不能把这个地方开发成每一个中国人寻根的地方?

我们今天说,什么叫故乡?故乡不一定是你的出生地,也不一定是你的籍贯地,苏东坡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叫作“此心安处是吾乡”,大家看看这7个字说得得多好,一颗心能够安定的地方就叫家乡。苏东坡说“心如死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就一直流离失所被贬官,但是每贬到一个地方,你看他那个“此心安处”的日子是“菊花开

日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今天地上开菊花了,说明是重阳,大家可以去登山。今天挂圆月了,说明到中秋了,大家可以出去喝酒了。所以,有花、有月、有月是人间好时光,哪怕它在穷乡僻壤。这才是孔夫子说的:“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心能安定了,这就是家乡。

我们今天,城乡的变革是历史上空前的变革。其实每一个人,所谓的故乡,不过是你祖辈的他乡。我们真正的故乡是什么地方,是“此心安处”这四个字,是我们能够从心理上真正认同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不可以把甘肃这个地方,当作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因为这个地方还有豪杰气,有英雄梦,有诗魂,有美酒,有所不惜一切的那种坚韧!无论班超为了他的家国,还是玄奘为了他的真理,所有从这里上路的人,走过的不是一条抵达欧洲大陆的道路,他们走的是以身殉国的殉道之路。

什么是“道”?这个字有意思,里面是一个“首”,外面是走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脑袋决定了的那条路才叫大道。所以,脑袋决定了的那个理,叫道。中国人为什么认“天道”,就是因为脑子和脚是一体的。人如果不用脑子,光靠脚去走路,就算是公路好了,高铁通了,其实你也快不到哪儿去。

在这里,我以一个外来人的身份,有这么多足以致敬的理由。我一次次地来,总觉得这里有一份安宁。不管是在鸣沙山看见大漠孤烟的时候,还是在随便在哪里端起一碗牛肉拉面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个地方给我的感觉是温暖、朴素、天真,生命的那种澎湃,在这里永远都能保持着它的温度。“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应该是这个世界的风景。在充满雾霾的都市里,我们谁还能真正看得见朗朗的日色,浩瀚的树木?这一切我们不希望体验吗?

我特别希望中国的孩子,能多到这里来举行成人礼。就是得让他们知道,什么叫作一个人的生命长大了。大家看看“人”字,一撇一捺,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字,上面加一横就为“大”,说明人长大了,强大了;“大”字上面再加一小横,就是“夫”,这一小横,就是男孩20岁头发上插的簪子,也就是说“加冠成人”。八寸为一尺,八尺为一丈,丈夫顶天立地,这就是中国的成人礼。就是你的身量长到了一丈之夫,头上加冠了,你对这个社会就要做出承诺了。所以,孟子才会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今天,大夫很多,大商人很多,大学者也不少,但是中国有几个大丈夫!

所以,西部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国的精神家园呢?如果让中国的孩子都到这儿来做一次成人礼,让他们体会体会,不是说有病呻吟、会买奢侈品了就叫成人了。怎么样才能够顶天立地呢?人总得有点心中秉持的比他生命更加尊贵的信仰吧!其实,这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有哪些是在今天照样可以应用的?首先我认为“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观念。刚才我说了,“人”加一横是“大”,加两横有俩字。加一小横是“夫”,加一大横那就是“天”。“天”和“人”合的是“一”。《老子》中说得好,万物都要找到“一”就平衡了,正所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这个“一”是天地万物融合的“一”。所以,这个“一”里面有“合”的思想。这一点我今天特别要讲,是因为我们从历史坐标来讲,正处于都市化的进程中。对于古老的农耕文明来讲,都市化是历史进程中的大事,它不仅改变着社会结构,而且它让我们重新审视伦理信仰。我们的“天人合一”,说白了是在我们的农耕土地中,藏着我们的伦理信仰、文化信仰,用来替代西方的宗教信仰。

人不可没有信仰,西方人老是说“你们怎么没有信仰?”“我们从小就上教堂,我们信上帝,你们有什么信仰?”我在西方讲学的时候,经常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信上帝,我们信伦理呀!西方记者不信,说你们的伦理能有我们的上帝管用吗?我说,如果咱俩都摔个跟头,你本能地喊:“My God!”我就说:“哎哟,我的妈呀!”为什么中国人摔个跟头不喊“我的神”呢?因为他从小就不喊“神”,你也见不到西方人摔个跟头喊“妈”的,因为他从小也不依赖这个。所以,中国人喊事儿喊得最多的是“哎哟,我的妈呀”“哎哟,我的天呀”,你再想想看,喊“天”说明我们信天理,喊“妈”说明我们信伦理。守住“天理”和“伦理”,就是中国人最大的“理”。(上)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三辑